

## 貝海

她就這樣橫躺在我面前。半裸著，只有一件薄毯巧妙地蓋住幾個重點，小麥色的身軀如此安靜。

她是睡著的，像一盞咖啡，略帶苦澀的甜美。

我貪心的雙眼舔舐眼前這美景。她的腿，豐腴而修長，在粉紅色的床單上如盛宴裡，豐腴的牛豬菜餚，我想品嚐。

於是真的踏上這條小道。但我小心翼翼，先用手指輕輕試探；嗯，是一條溫暖柔軟充滿彈性又舒適的路呢！接著是手掌，我感覺到像烤炙牛肉般的綿滑的感動，外殼下卻是炙熱的岩漿。

她輕輕舒了一口氣，我嚇了一跳，縮回手。她美麗的睫毛動了一下，但還是睡著的。

我想繼續探險。

手已經無法帶給我更多的感動。所以我把臉湊上去。我的鼻、臉頰、耳、眼睛，感覺到了熱氣，帶著濃郁的奶香、肥皂香、以及一種成熟果實般的氣味。

我感覺餓了。

於是我慢慢伸出舌頭，輕輕地舔舐了一口。

比棉花糖要柔軟，比草莓更多汁的樣子。略帶一點鹹味，可能是每日的海風造成的吧。

我感覺渴了。

於是，我的舌頭往上，試圖尋找可以解渴的源頭。

我慢慢逡巡，慢慢尋找，一點一滴，不放過任何的角落，與角落的氣味，或是一丁點的濕氣。

她又吐了一口氣。可能做了什麼夢吧！不知道夢裡會不會有一個調皮的舌頭呢？

我慢慢往上，一點一滴，不心急，不急躁，因為我知道，我會找到的。

我行過幾個皺褶，幾處更加柔軟的地方，我往更加深層的地方探去，我想尋找那桃花源。

**Kayu** 就只是在門口坐著，大家都知道為什麼她要坐這麼久。

她是為了看能夠看向村口。因為一個月前，**Kayu** 的他，帶著大約一千五百人出發了。

但沒有人知道，**Kayu** 現在在想什麼？是在想著當初為什麼不跟上？還是在想著現在的他正在做什麼？趕路、爬山、穿越雜木林？

他們已經出發一個月了，到現在都沒有消息。他跟 Kayu 說，一但找到適合的地方，就會派人回來通知他們。

但已經一個月了。還會有幾個一個月呢？

Kayu 天天在門口等，甚至會跑到村口，只為了等到那個人回來的那一天。

做完愛，她跟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群人浩浩蕩蕩地從平地出發，翻山越嶺，走過樹林叢林，走過溪澗池塘，想要去一片新天地開拓。

他們徒步走了很久很久，最後來到一大片平坦的沖積扇平原，但平原上早有人居住。於是他們與當地人打了起來，這群人畢竟是外來者，最後還是潰敗了。

她說完這個故事，開始哭了起來。

我緊緊抱著她。

這個考古工程還在進行，所以這半年我都會待在這裡。每隔幾個晚上我都會來找她，與她做愛，然後跟她抱怨工程進度的緩慢，工人的愚鈍、考古學系學生的天真，還有她對我的重要性。

而她，總是很有耐心地聽我說，給我泡熱茶，幫我按摩。

「你總有一天會嫁給好人家啊！」我對她說。但她只是笑笑。

而有時，她會跟我講述他所知道的所有故事，除了上述的遷徙的故事之外，也有這樣的故事：從遠古時期的兩姐弟洪水繁衍的故事、用刀子將子女分切成為更多人類，形成聚落的故事……。

我驚訝於這些故事的歧異性與特殊性，與我在以往參考文獻上看到，或是教授們口說的有極大的不同。

但我沒有繼續探究，反而是去浴室洗了個澡，穿起衣服，然後離開。

Kayu 還是必須下田，在稻田裡除草，照顧 dukul、piaxun。

她不能每天都在村口等著他們回來。

但農活做一做，他聽村口一陣熱鬧，似乎有什麼人回來了。Kayu 丟下鐮刀，背著草簍就往村口衝去。

原來，只是幾個小孩，掛著捧著一大籃東西走進村子，他們去跟社外的漢人交易，用農作物換到不少的蛤仔，帶回來煮成湯。孩子們蹦蹦跳跳，很高興能夠換到鮮甜好吃的蛤仔。

但大人們都知道，這個時節蛤仔又瘦又小，沒什麼好吃的。漢人們很會佔別人便宜。

Kayu 很失望，他以為是他們回來了。

這是她第三十幾次徒勞無功地守望。

村口的婆婆看不下去了，對 Kayu 說了幾句話。但她只是搖搖頭，一言不發，又繼續回到田裡，除掉稗草。

遺址的調查非常不順利。

從資料顯示，早在縱貫鐵路開通時就遭到破壞，而後來林朝棨發現後，由石璋如、宋文薰兩位大前輩調查試掘。1980 年之後由黃士強、劉益強兩位前輩進行調查，但直到 2004 年才由何傳坤老師將番仔園文化納入「台灣中部考古蒐藏數位化子計畫」中，真正進行文物的規劃整理。但即使有這麼多的資料以及保護，這片遺址還是被埋藏在墳地、巷道、荒地以及工廠的地下。

後來，隨著惠來遺址的開發，對番仔園文化的了解也越來越清楚。特別是「小來」的挖掘——第一具完整的俯身葬兒童骸骨——更能清楚地描繪台灣中部史前文明人類生活樣貌。

我這次的調查，就是建基在目前的番仔園遺址研究，以及對惠來、麻糍埔遺址的了解，去進行更多的遺址發掘。

然而我的研究專長不是南邊的番仔園，而是北邊的巴宰族社群以及道卡斯社群，接下這個計畫的我也是迫於現實與無奈，因為我需要錢。

做為一個以考古為終身志業的人，必須向現實低頭。

但也因此我能夠認識她。在某次一個人喝著悶酒，台中暗夜的寂寞酒吧（不是金錢豹那種粉味酒店），我低聲問酒保有沒有可以「鬆一下」的地方。酒保神秘地遞給我一張小小的名片，我傳了簡訊過去。

我因此認識了她。

一開門，便看到一個穿著月白色內衣的女子，鵝蛋臉，鼻子略為扁塌，小麥色的肌膚與健康壯碩的身體。

我想起了湯姆生拍的那張，很有名的平埔族女人照片。

眼前的女人就是就是那個女子，溫柔、細膩，有著能夠包容一切男人慾望與孤獨的身軀與肌膚。

我度過了美好的一晚。

Kayu 曾經聽爺爺說過，他們的白晝之王的故事。

白晝之王掌管著周圍二十個部落，那時紅毛們不敢穿越白晝之王的領土，直到後來的國姓爺，派了一個將領，滅了六個社村，戰情慘烈，某個社村只有六個人活下來，到這種狀況白晝之王才真正戰敗沒落。

「那現在呢？」Kayu 問爺爺。「白晝之王去哪裡了？」

「都消失了。」爺爺抽起竹菸斗，對 Kayu 說。「都過去了。戰士的骨頭早

已腐爛枯朽，沒有人記得那段歷史，只有我們。」

「那白晝之王真的存在嗎？」Kayu 問爺爺。

「當然存在啊！村子南邊那個土堆你知道嗎？」爺爺問，Kayu 點點頭。

「那個土堆啊，其實是貝殼疊成的山，那些都是白晝之王吃的。」

「白晝之王這麼厲害啊！」

「對啊，白晝之王的靈魂還在那座貝殼山裡面，隨時幫助我們 Pazéh 度過難關。」

Kayu 想起這件小時候的故事，但她不懂這麼複雜的事，她現在只知道，他們一群人為了找尋能夠種植作物的新天地，所以往北邊去了。

這座村子逐漸沒落，漢人們表面上用租地的方式，實際上逐漸強占他們的土地。在 Kayu 有記憶以來，他們的村莊已經搬遷過好幾次，從肥沃的平原土地轉到低窪地或砂質地，從水源充足的農地轉到非澇即旱的荒地，每一次他們轉移並將荒地開墾成農田，盼望著小有成果時，漢人便像蝗蟲一樣，灰撲撲地湧來，吃掉他們的黃澄澄的 piaxun、結實纍纍的旱稻以及翠綠的 dukul 葉。

曾經有幾個血氣方剛的年輕男人跟漢人爭吵，結果被漢人的官府抓起來，打成豬頭一個個躺在板車上運回村子，有一兩個人還沒送到村子就斷氣了。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要離開的原因。

Kayu 曾經夢想，要是有個白晝之王出現，帶領他們前往一塊沒有漢人的土地，那該有多好呢？那塊土地上，會有成千上萬的 benan，甚至還有 luxut 在漫步；美好甘甜的泉水與河流縱橫，農田肥沃，沒有蟲害與病害；離海很近，能聽到海浪的聲音，村人每天總能大豐收，帶回吃不完的魚類與貝類。

那時候的 Kayu 每天晚上睡覺前，都祈禱白晝之王再次回來。

但直到她長大了嫁人了，都沒有等到。

我問她，被叫「番婆」，或是「番仔生」會不會生氣。

她說會非常非常生氣。

而我又問她，對自己的族群有沒有認同？

她反問我，什麼是認同？

「就是你覺得自己是什麼族群。」

「這個很重要嗎？」她反問我。「我知道自己是誰不就可以了？」

我反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

對我來說，一個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族群，有怎麼能知道是誰呢？

「你為什麼要用你們的標準來衡量別人呢？」她問。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能沉默。

隔天，我在工地大發脾氣，對著幾個粗心的臨時工破口大罵，因為他們把

出土的陶片文物與動物骨骸，跟碎石垃圾放在廢棄物桶子裡。

這些臨時工本來就靠不住，工作隨隨便便，把珍貴的東西亂扔亂鏟。好比說前陣子在遺址西側發現的小型貝塚，基本上挖掘出來的東西要經過細細檢視，因為會有很多細碎的文物、骨貝等。而這群天兵就一大鏟一大鏟的，把土塊、石頭、文物全部剷進桶子裡，運出坑外倒在旁邊。

「這又不是在挖地基，開工前不就跟你們說過了嗎？」擔任工地主任的學姊跑來緩頰，嚴肅但平靜地對他們說。「先用小鏟子，一點一點挖，發現有類似瓦片或貝殼或骨頭之類的，就不要動，用刷子把表面沙土刷乾淨，然後叫我們來。」

那兩三個工人睜大了眼睛，彷彿從來都沒聽過這些工作守則。

「好啦，你們繼續，照我剛剛說的做！」

他們點點頭，拿起鏟子繼續挖。

Kayu 挑了幾擔 piaxun，拿去漢人的市集賣。

她緩步走著，穿過一大片一大片漢人的農田，那是水稻田，看不到盡頭的水稻田。

原本都是他們的水稻田。

Kayu 低頭走著，不敢看這一大片翠綠汪洋。她想起她的 dukul 以及 piaxun，他們把那塊荒地，從打開水源起始，燒田、曝曬、翻土，努力開墾到能夠種植 dukul、piaxun、mulasi。

一對漢人農夫農婦走過來，Kayu 依然頭低低的。但她知道那兩人在對她笑，那笑容有一種奇妙、詭異、顛倒的感覺。

Kayu 慢慢進到村子，守門的漢人不懷好意地對著她笑。Kayu 當然知道，有很多漢人男子想娶個她們族人女子，因為這些男人隻身來到這裡，沒有妻子小孩，從遙遠的異邦搭著大船渡過險惡的黑水溝，只為了找一份可以吃飽的工作。

而當然，性慾是需要解決的。沒有身家的男人四處拉幫結社，到處打架滋事，甚至跑來騷擾 Kayu 他們村子。

「番婆！番婆！」幾個漢人小孩邊叫邊圍繞著 Kayu，Kayu 聽不懂他們說什麼，帶她知道，八成不是什麼好話。

她擔著 piaxun 來到糧食店前。一個留著小鬍子的漢人在那裡撥算盤，門口有幾個看起來是 Taukat 的人也在賣糧食，臉色看起來很不好。

Kayu 對著小鬍子指指那一擔 piaxun，然後指指對方，說：「Piaxun，賣。」這是她唯一會的幾個漢人語言。

小鬍子點點頭，叫旁邊的年輕漢人把擔子拿去秤。

「這叫粟米！」小鬍子對 Kayu 說。

「Sumi?」

「對，粟米。」小鬍子滿意的轉身去撥算盤。「真是的，連拿來賣的東西都不知道叫做什麼。」

Kayu 拿到了錢，她發現數額比上次少了許多，她對著小鬍子，指指那些錢，又指指那擔子的 piaxun。

「下跌了下跌了。」然後揮揮手趕走 Kayu。「價格下跌了。」

Kayu 有點明白為什麼那幾個 Taukat 的人會不高興了。但她一個女人家能做什麼？只好逕自往村口走去。

「番婆！番婆！」漢人小孩們又圍繞著 Kayu，對她又叫又笑。

「啊幹，挖到死人骨頭啦！」其中一個臨時工大喊。

所有考古專業的組員都往那個方向奔過去，包括我在內。臨時工挖到了一個頭骨。於是我們接手，小心翼翼的用小鏟子和刷子開挖，那明顯是一個仰面躺著的骨骸，周圍有很多貝殼、陶片，還有一支幾乎腐爛的鐵鍬。

臨時工蹲在旁邊一直念阿彌陀佛，其他臨時工蹲在他旁邊安慰他。

而我們幾個考古人員則滿頭大汗，用刷子慢慢清理整副骸骨。骸骨身高約一百五十幾公分，有經驗的學長看了看顱骨，又檢查了骨盆，覺得很可能為女性。

「有需要送去做碳十四鑑定嗎？」其中一個學長問。

「要吧，他拿著的鐵鍬跟周圍的陶片時代不合，不是盜墓就是命案吧？」另一個學姊說。

「難不成是時空穿越？」剛加入考古隊學妹睜大眼睛，滿心期待。

「在貝塚裡找到非正式的墓葬？這感覺是有蹊蹺耶。」我說，嚼起口香糖。「而且是女性，又沒有正式的下葬，感覺很謎樣。」

「大哥大姐啊，我能不能去廟裡收收驚？」挖到的臨時工對我們插嘴。我們一起瞪向他，他乖乖閉嘴了。

半夜，Kayu 醒來，屋外風雨交加。

這幾天都在下大雨，還刮著風。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在下雨呢？下雨的泥土路非常難走，會不會有人滑倒呢？聽說他們會往山上去，山上下雨會不會土石滑落、山崩？

Kayu 越想越睡不著。

雨越下越大，沿著屋頂茅草往下滴，屋前可能已經形成水窪了，滴滴答答的聲音，越來越急越來越……。

Kayu 看到一條湍急的河流，一群人背著竹簍、身上掛著工具，還有獵槍與火藥袋，一個牽一個在渡河。他們戰戰兢兢的，深怕一個打滑全部的人都遭殃。

Kayu 看見他走在第一個。勇敢地走在第一個。

於是 Kayu 滿懷欣喜地奔向河邊，大喊大叫，希望他能夠聽到。希望他能回頭，甚至，希望他能夠轉過頭來，回到河的這一岸。

但是沒有，他沒有回頭。

他繼續往前，步步為營，慢慢地在湍急的河流中穩住身體，越走越遠，越走越遠。

人群也越來越遠，河中突然起了霧，Kayu 看著人們走進霧裡，一個一個，慢慢地消失。

Kayu 跪在河邊，開始哭泣。

她睜開眼，發現這只是個夢，但她已經淚流滿面了。

工作告一段落，我決定到市區喝一杯。今晚暫時不想去找她。

我挑了一家酒吧，點了啤酒來喝。一個有點年紀，約五十幾歲的外國人，一拐一跛地走來，突然坐在我旁邊。

「What do you want?」我對他說。

他只是用那雙碧藍且落寞的眼睛，看著我，然後沈默地逕自點了幾杯威士忌。

我不知道這個外國人想要做什麼。然後我才注意到，他只有一條腿，另一條腿是個木製義肢。

他點起一根菸，我有點生氣，因為我討厭煙味。但那個老外疲憊的眼神以及破爛的衣服，讓我不太忍心趕走他。而且，他似乎很想跟我說話。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問出生地，還是我剛從哪裡過來?」

我有點訝異，一方面是驚訝於這個外國人的中文竟然如此之好，另一方面是他問了一個如此深刻的問題。

「你的出生地。」

「美國。」

「哪一州?」

「肯塔基。」

「啊，就是那個有上校賣炸雞的的地方嘛。」

他笑了笑，沒說什麼。我們叫了很多啤酒，一直喝一直喝。越喝越嗨，接著我們叫了一瓶 Marker's Mark 波本威士忌。我看到他眼睛一亮，然後我們兩個

人呼嚕呼嚕地喝完它。

「你在這裡做什麼？」我問他，他叫做湯姆。

「我在流浪。」他說，並且哭了起來。

「你為什麼流浪？」

「……。」他沈默，然後開始啜泣。

我體諒他的沈默與哭泣。或許他有一段複雜且難以啟齒的故事，所以他選擇沈默。同樣是番，這個番卻是船堅砲利，八國聯軍的番。

我無法將湯姆與她連結在一起，一個強大剛猛，有許多的故事；一個單薄，柔弱，連自己的來歷都不知道。

Kayu 正在曬 piaxun，她在家門口，把一束一束的 piaxun 梗朝上，對著太陽，希望能把穀粒曬乾。

工作告一段落，Kayu 去井邊取水，幾個婦女也在井邊取水。Kayu 帶著水瓶走過她們身邊。

「那個 OOO 他們前幾天派人回來，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回來的很狼狽。」

「他們說 OOO 他們走到蛤仔難那邊了，然後因為當地的械鬥然後……，OOO 就……。」

「對啊……。」

Kayu 鬆手了，水罐落地，匡噹一聲打破了。

然後她衝了出去，衝到村口，跪坐在地上大哭。

村口的婆婆、隔壁的大叔、她的幾個姐妹都趕過來，他們抱住 Kayu，有的人跟她一起哭，有的人只是沈默地站在旁邊。

婆婆低聲吟唱著歌謠，但 Kayu 根本聽不清楚她在唱什麼。

我暫時離開挖掘現場，來到科學博物館，監督陶片修復的工作。

我們挖掘到不少黑陶的殘骸，所以只能帶來這裡，使用機器進行 3D 電腦復原，照電腦程式的計算，很可能是一個圓底水罐，其黑陶薄如蛋殼，上面還有指印的痕跡。

我看著修復技術員，在陶片邊緣用石膏塑形，補上缺損的部分。一點點慢慢地補上破損處，一個陶壺完整地出現在我面前。

「你看，這一面還有些不平整，我們要稍微把原本的陶片往外推一點，然後重新補上。」技術人員指著一塊缺損，對我說。

「好的，那這些修補麻煩你們了，對了，注意事項上有說不要上色。」

「好的，這我們有注意到。」

我走出修補室，覺得心情既好又壞：好的部份是我完成一部分的工作，壞的部份是我想到了她。

她是一個破碎不完整的陶器，不管是對她自己的族群認同，還是身為女人這件事。我為此感到無比的哀傷。

為何我會一直想到她？我不知道。這幾天我一直反覆想起她的溫暖、她的柔韌、她的呼吸、她的肉體。

我覺得飢餓，不只是身體的，腸胃的飢餓，也是一種心理上的，慾望的飢餓。

我想把她補齊，想把她收成我的收藏，我將不會給她上色，而是收進玻璃櫃裡，有恆溫保濕，以及警報器的和保全守衛的玻璃櫃。那是我唯一能給她的保護。

我看著那一櫃又一櫃的陶器碎片，彷彿看到一個又一個她，等著被我拼接起來。我會將這些文物一個又一個妥善保存，免受粗魯的臨時工、農民、屁孩把她扔來擲去，四散各地。免受建商、土地開發商、非法傾倒垃圾的業者、無良的古董商或文物搶客……等等的折磨虐待。

我將拯救。不論是作為平埔族原住民的她，還是做為女人的她。

幾個漢人出現在村子外面，說要見長老們。

長老接待他們。他們關起門來討論了將近半天，期間還有些許的爭吵聲。然後幾個漢人趾高氣昂地離開了。

晚上，長老們召集大家，說今年雖然租給漢人的土地大豐收，但因為當初立約只收固定租金，所以今年整個村子的收入呈現赤字了。

不少人抗議，說為什麼不跟漢人討價還價？明明最肥沃的土地都租給他們了，卻要眼睜睜看著他們轉租，然後收高額的租金，而我們只能按照官方契約收最微薄的租金，還不准漲租，甚至還要用土地跟他們換灌溉水源的權利？

整個集會場吵個沒完，長老們露出無奈與疲憊的表情，年輕人群情激憤，一些婦人開始哭泣。

Kayu 聽著聽著就出神了。這些她都非常清楚，當初他也是因為這樣所以帶了周圍幾個社的人往北走去，也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要翻山越嶺，也因為這樣他才死的。

這些 Kayu 都知道。

但在集會場，Kayu 什麼都不能做，她覺得世界正在崩毀，白晝之王像是個謊言一樣，沒有再來帶著族人重回過去的榮光。

Kayu 想起爺爺說過，以前的日子裡成群的 *benan*，田裡結實纍纍的 *piaxun*，以及翠綠的 *dukul*。

人們在吵擾著，只有 Kayu 一個人很安靜，因為她已經決定，要去找白晝之王。

在我離開的前一週，我抽空去找她。她還是一樣迷人，如白月如美味的佳餚。

我們很快做完，休息時她告訴我，她其實是宜蘭人。

我很訝異，既然是宜蘭人，為什麼會來到台中？

「誰知道呢？也許就是你所以說的，尋根吧。」她對我這樣說，繼續玩自己的頭髮。

「那你是宜蘭哪裡人？」

「三星。」

「噶瑪蘭？」

她對我笑了起來，像笑一個無知孩子一樣。我有點惱火。

「說起來你也不信。」她說，並且點起一根菸，這明顯是在挑釁，因為我討厭煙味。「如果我說 Pazéh？」

「不可能。」我說。「Pazéh 早在同治年間就撤出宜蘭了。」

「果然你也不信。」她笑了。繼續抽煙。她明明知道我最討厭菸味。

「所以你是聽誰說的？」

「我的爺爺說過。」

「原來如此。」我說，但有一點輕蔑。「所以是家族的傳說？」

「是的，家族的傳說。」

「那你有族語的名字嗎？」我問。

「有。」

「叫什麼呢？」我等著看好戲，看她出糗。

「Kayu。」

我小小吃驚，這確實是平埔族女性的名字，

「但這不能證明什麼。」

「我需要證明甚麼嗎？」她，不對，Kayu，對我微笑。

我無法回答，但總感覺哪裡怪怪的。我感覺到被挑戰，我在她面前反而成為了一個無力的存在。她不再只是一個需要被保護的珍寶，而是一個有能力自己保護自己的寶物。

我感覺到了不甘心，甚至憤怒。

「但你們又不能……。」

Kayu 只是對我笑。

我感覺害怕與畏縮，我無力於這樣的笑容，我不再說什麼，因為我無話可

說，除了害怕或恐懼，卻又無比的幸福，我被 Kayu 的笑容給包裹起來，一種溫柔，如同她的肉體一般的觸感，如饗宴，如豐腴肥美的肉，如新鮮多汁的蔬菜，如飽足結實的穀粒或麵包。

如同我第一次進入她的感動。

Kayu 拿著鍬，走上了小土丘。

開始下雨了，Kayu 感受到雨水沿著前額留下，經過臉頰，從下巴往下滴，身上的衣服逐漸濕透，開始滲水，背後已經全濕了。

她開始挖掘山丘的頂端，她想挖開，挖開自己與他的之間的迷霧。迷霧或許會隨著土石一鏟一鏟的剝開分離，拉近與他的距離。

一鏟一鏟下去，她挖出許許多多的貝殼。她想起爺爺說過的故事，白晝之王真的吃了這麼多的貝殼？各式各樣大小的蛤仔殼？白晝之王到底有多強大的力量？或是，他根本就是個巨人？

可是為什麼，這厲害的祖靈卻無法保護他？

他們跑到了蛤仔難，在那邊死了。

Kayu 一直挖，一直挖，挖出許許多多的貝殼，這些貝殼的量真的非常多，難道是因為祖先知道她在想什麼，所以才給他這麼多的貝殼當作一種徵兆？難道，她真的可以一直挖下去，挖到白晝之王的所在？她可以向白晝之王許願嗎？可以請白晝之王將他帶回嗎？

Kayu 只是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

雨繼續下，越下越大。

遠處響起雷聲。

在 Kayu 離開前的一晚，我們很激烈地做愛，我嚐遍了她的全身，聽她呻吟，感受她全身上下肌肉纖維的脈動，我把那一次當作最後一次在做，或者說，每一次跟 Kayu 做愛，我都當做最後一次。

但那真的是最後一次了，早上起來，她已經離開了。

我只看到一張紙條：「謝謝你，我去台北了。」

我失去了她。

我摸摸鼻子，穿起衣服，繼續去遺址現場上班。

現場工作一樣讓人灰心喪志。去收驚的臨時工拿了錢就跑了，所以我們又招新的臨時工來，一切都要從頭教起。

那具骸骨已經移走了，經過鑑定是一位女性，年約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骨骸主人大概是三四百年前的人。

「但詳細的還要送國外做碳十四鑑定。」工作早報時，學長對大家報告。

「可惜不是穿越。」學妹很惋惜。

「也不是盜墓。」學姊說，喝了一口咖啡。「沒有案子可以破了。」

我則是沈默，滿腦子都在想著 Kayu 的事，我已經失去了 Kayu。

「那麼，我們還有一個工作，要給她取什麼名字？」

「像『小來』那樣嗎？」學妹問。

「是的，像小來那樣。」學長說，並且點了點頭。

「Sayun 呢？蠻常見的女性名字？」

「但感覺太山地原住民了，別忘記『莎韻之鐘』，主角的泰雅族女生就是叫這個名字。」

「也對……。」

「Kayu 呢？」我說。

「Kayu？」大家很感興趣地面向我。

「這是個巴宰族女性名字，可以在李壬癸與土田滋編的那本《巴宰語詞典》中找到。」我說。

「原來如此，不愧是中部原住民研究的專家。」

但我並沒有什麼實感，我滿腦子還是在想著 Kayu 的離去，以及 Kayu 肉體的溫暖、柔嫩、香氣。

會議結束，我又重新與 Kayu 會面了，只不過這個 Kayu 是躺在博物館裡，等待被碳十四儀器檢測的 Kayu。

我感到一陣噁心、傷心、絕望。

Kayu 你在哪裏？Kayu？

Kayu 醒來，發現她躺在坑洞裡，雨已經停了。

於是 Kayu 又開始挖。她不知道已經挖了多少個晝夜，她只是不停的挖，周圍都是貝殼、陶片、瓦礫，以及一些獸骨。她挖累了就睡，睡醒了就繼續挖。

不知道第幾天，她聽到不遠處有人在呼喊她的名字，可能是村子裡的人在找她吧，但他們都不知道，她在這個坑洞裡。

Kayu 只能在這個坑洞裡，她已經下定決心了。她已經好幾天沒吃東西了，期間她睡睡醒醒，做著混亂的夢。但那些夢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一片貝殼構成的海洋。

Kayu 夢到了他，走到村子口，牽著她的手帶領她。

她們來到一大片沖積扇平原，那裡有著許多沒有被獵捕的 benan，在草原上低頭啃著草。還有許多清澈的小溪與小河，河岸邊盛開著小花。

都沒有漢人。

在村子外的不遠處，是海。一大片一大片由貝殼構成的海洋。

他走進海中，掬起一掌的貝，淋在她頭上。

她感覺很幸福。笑了起來。

他也笑了。

但 Kayu 知道，這只是個夢，最終，夢還是要醒的。

工作告一段落了，剩下的關於 Kayu 的挖掘工作就交由其他的工作團隊，我可以休息了。離開前，我在路邊攤點了一些小菜，配上啤酒。

喝啤酒時，我想起了外國人湯姆。那晚之後，沒有再看到湯姆，但我想，如果有緣總會在某處再次見到他。

我點了一碗蛤仔湯，喝了一口，覺得味道特別鮮美。

然後，我又想起了 Kayu。

……。

我回到台北，出捷運站等公車，準備返回住處。不遠處走來兩個人，那身形與樣貌非常熟悉。

Kayu 與一個外國人走在一起。那個外國人很像湯姆。

那或許只是幻覺，或許。因為當我想看清楚時，那兩個人已經不見了。我發狂似的追上去，拐過好幾個彎，撞到好幾個人，滿心期待地認為轉過一個街角便能看清楚時，卻發現空無一物。

沒有 Kayu，沒有湯姆，都沒有。

最終我獨自一人。

一人。

「在這裡，找到了！」Kayu 微弱地睜開眼，洞口有點遙遠，但她看到幾個人影晃過。

「快拿繩子啦！」有人這樣喊。「Kayu 在這個洞裡！」

Kayu 閉上眼，聽到自己族人的聲音真好。她感覺自己的淚水是溫暖的。

繩子降下來了。